



多思的年华
夏天的素描
柳眉儿落了
十七岁的夏天

少男少女的世界

中学生题材作品选评



男人的世界

——

少男少女的世界

丘岳等选评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11/194.5

125843

少年少女的世界

丘岳等选评

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七一路7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7.375 印张 163 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 册 定价: 2.00 元

ISBN 7-5435-0373-5/G·312

目 录

- 多思的年华(报告文学).....孟晓云(1)
- 夏天的素描(中篇小说).....韩晓征(54)
- 穿越死亡之冬走向生命的夏天...丘 岳(137)
- 柳眉儿落了(短篇小说).....龙新华(140)
- 初春: 开启着少男少女的心扉...张晓明(147)
- 十七岁的夏天(短篇小说).....赵 茜(150)
- 逆反·苦闷·追求.....丘 岳(167)
- 和陌生人谈心(短篇小说).....李叔德(170)
- 敞开你的心扉.....文 能(184)
- 你不可改变我(短篇小说).....刘西鸿(187)
- 对独立人格的呼唤.....丘 岳(209)
- 抛起的硬币(短篇小说).....段 波(212)
- 超越自卑, 认识自我.....文 能(216)
- 中学生琼瑶热(报告文学).....肖复兴(219)
- 写在后面的话.....(232)

多思的年华

——中学生心理学

孟晓云

五千万中学生是一个最彩色斑斓、最生气勃勃的世界。他们不仅需要教育，需要爱，也需要理解。

我试图记述中学生的种种思考和感受，试图描绘出他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，不是因为它们都正确（也不应该要求它们都正确），而是因为它们真实地存在着。这个存在，给我们大家出了一个题目。

——题记

“我喜欢王蒙《青春万岁》中一句诗：‘眼泪、欢笑、沉思全是第一次。’”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说。

是的，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不再是单纯的、幼稚的而是多思的、正在成熟的新一代人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我们是长大了的孩子。

象一团清新的空气清洗着尘污，他们以各种方式向束缚人的陈旧的教育方法，向禁锢学生的升学考试制度挑战，渴望走向社会，走向生活，期望在社会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价值，检验自己的能力。

象春雨后绽放的花朵，花瓣上还停留着黎明多彩的水，他们愿以独特的思考，独特的个性，多彩的性格去拥有世界，不愿轻信，不愿被人用同一种模式来塑造。

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，热望着追求真善美；他们在寻求理解，寻求温暖，寻求爱；他们对他人、对社会期望较高，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；他们渴望成功，但对成功所要付出的艰辛估计不足，因此他们又显得很脆弱。

一个男中学生与我长谈三个小时，谈了他学校生活的曲折，谈了他对人生的思考，谈了他朦胧中的爱情，然后说，我不希望你写我，只希望能了解我们中学生，仅此而已。

另一个女中学生向我倾诉七个小时，她言犹未尽：“你愿听我讲，我真高兴，从来没有人愿听我们的。”

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学生的心声。中国五千万中学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。

第一章 哦，老师

一、为人师表——两个高中生的回顾

A、梦扬的回顾

梦扬还差一个多月满十八岁，幸子衫和牛仔裤勾勒出她丰满的体态。她所在的中学既非市重点，也非区重点。父亲是个外交官。她见多识广，性格开朗，思路敏捷，喜欢天南海北地神聊，关心国家大事，敢于抨击时弊，与旧的教育方法有着激烈的冲突。她对我说：“两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因材施教，可我们的教育方法是用同一种模式塑造学生，不允许

反思，不然就说是叛逆心理。老师不喜欢开拓型的学生，不愿意你跟老师的想法不一致。

“上语文课最没劲儿，上来就是分段、总结段落大意，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这一套。出的作文题也没劲儿，《记一次春游》，从小学我们就写这种作文，现在都高二了。老师小看人，以为我们什么也不懂，居然提出这种问题：‘《呐喊自序》你们看过么？’‘你们知道秦牧是谁么？’‘谁来解释一下含情脉脉这个词？’恶心劲儿的。我们不仅读过秦牧的散文，袁鹰、刘白羽、杨朔的，也读过，不仅看过《呐喊自序》，还读过《鲁迅全集》呢，我们读过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、《爱情心理学》，读过张洁的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，还会不懂含情脉脉？！语文课就是自习课，我们几乎都低着头读小说。我们喜欢读张承志《北方的河》，王安忆的《69届初中生》和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也喜欢台湾女作家三毛和琼瑶的作品。语文老师说，你们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了。我们小声说，嘿，我们要是半瓶子醋，您哪，就是那瓶子底儿。”

“那么，你有没有喜欢的老师呢？有没有老师在你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呢？”我发问了。

梦扬沉吟片刻，以她特有的方式，开始议论和评价她的老师。

“英文老师和我特哥儿们，她很爽直，见面熟，和我们一起跳舞，聊天，连她的罗曼史都向我交底。她喜欢交际，喜欢旅游，男朋友是个美国人。她结婚后也要去美国。中学生需要人理解，愿意向人展开内心世界，不过要以平等的身分来和我们接触，我之所以和这个英文老师交上朋友，正因为她不是居高临下的。

“她是从胡同里跳出来的孩子，除了外文，别的一窍不

通。聊文学，聊艺术，她都不懂，她要去美国才想起去看中国地理基本知识，怕回答不上来美国人的提问。虽然她上过大学，但我觉得她的内心世界还不如我丰富。她让我帮她换外汇券，办个签证什么的，羡慕我家有电冰箱、录相机，我感到她挺俗气。

“她从小胡同的大杂院中走出来，一下子走进一个‘洋世界’中，承受不了。她不漂亮，表情动作却有那么股迷人劲儿，她舞跳得很棒，水兵舞、迪斯科、帕斯，我们班男生都迷她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感到她有些放荡，我这个人虽然开放，但是不喜欢放荡。我感到她的层次并不高，知识比较贫乏，思想也比较肤浅。”

好厉害的梦扬！平素以威严面孔见长的老师们，可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学生，他们在臧否人物的时候，不一定都很公正，但是敏锐，自信，而且毫不客气。

“倒是初中的教政治的老师，使我难以忘怀。她叫秀勤，个子不高，圆圆的脸，两只大大的眼睛永远是亮的。

“那时，我父母都在国外，我被送到另一个城市姨母家抚养，上的是市重点中学。没有父爱和母爱，寄人篱下的生活，使我感到极为孤单。

“秀勤不是班主任，但比班主任还了解我，她和我谈思想，谈社会人生的种种，我们之间，有心的交流。当时我觉得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可以信赖，只有她一个人理解我。

“她关心我，头发长了，她帮我理发，学校不供应学生早点，她帮我代买。我常去她家坐坐，发现她的生活很艰辛，没有房子，住在一间厕所改建的小屋里。她父亲患肺癌，需要照顾。爱人青光眼双目失明，也需要她照顾，还有两个孩

子，全靠她来支撑这个家，真难为她。生活再艰苦，她那两只眼睛也永远是亮闪闪的。

“秀勤是本校高中毕业的学生，为了考大专，她整天钻在图书馆里读书。她带的班总是先进集体，并非她教学上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而是把全身心都交给了学生。她正直，有追求，从她身上我得到了很多启示。后来她去进修了，每次给我写信，都署名‘你的老师和朋友’。

“有的老师对学生讲话特别伤人，而她从不，她对我平等相待，不是以教育者自居。因为她干得太好了，学生太爱她了，有人嫉妒她，她入不了党。她对我一讲起这些就流泪。咳，我看她要不是党员，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当党员了。我后来有了入团的要求和入党的要求，都是她的启蒙。我从秀勤那里感受到一种力量，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温暖。我要离开这个学校时，只有她一人哭了，哭得特别伤心。”

能使学生终生难忘的老师，是幸福的。

B、陈星的回顾

陈星，十七岁，是个身子骨单薄的男孩子，在一所市重点中学高二读书，穿一件米白色的夹克衫，性格内向，沉静，喜欢思考，善于总结。他的父母都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政工干部，他从小受的教育比较正统。

陈星讲话节奏缓慢，不喜欢别人中途打断。

“初中我是在一个区重点上的，差半分没考上市重点，难过了几天。暑假里爸爸带我去天津玩了一趟，很快淡忘了这件不愉快的事。

“后来又有新的不愉快——我和班主任老师的关系不那么和谐。我觉得她管的事太多。提倡艰苦朴素无可非议，她要求每个学生买了新衣服都向她报告，这就有些过分。班干

部本来可以自己研究定下来的事，非要通过她。

“她被学校评为模范班主任，我觉得她不配，德性差了点。她四十多岁了，教过的学生都一一工作了，有个女生在她家门口当了卖肉的售货员，每次她买肉都不排队。朝那学生点点头，拿一块留的好肉就走。她有个儿子和我们同校、同届，学习成绩不好，怕考不上高中，中午，她就把我们班的课代表叫到她办公室，为她儿子补课。我跟老师一直不对劲。我有一种直觉，她不喜欢我，也许是因为我爱冷眼旁观，而且总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。

“初二有一件事使我的处境大为改观。有一天放学，车挤得要命，公共汽车门开了条缝，一个站在门口的人掉下去了，摔得头破血流，昏迷不醒。我下了车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呀，我和另一个不相识的人，拦了辆汽车，把那人送到附近医院。后来那人伤好了，写了封表扬信给学校。这事在学校还挺轰动，大会表扬，小会表扬，我觉得班主任脸上也放着光彩。其实，我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。

“当时正赶上发展团员，老师看中了我，我入团了。这似乎是一个机遇。我过去不曾写过入团申请书，思想觉悟也没那么高，十四岁想不了那么多，不象现在什么都想。

“后来我又一落千丈了。大概是因为有一件事得罪了班主任：学校里一个年轻的团委书记让我当团委委员，这事他没通知班主任，我也没去汇报。我太单纯，还没学会处理人与人的关系。班主任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想得也太复杂，以为我有意和她过不去。

“从此，我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，那年正大学张海迪，张海迪也是个好样的，可她后来到处做演讲，使我们感到她的形象不如最初那么高大了。于是，我随便发了个议

论：‘张海迪有什么好学的，还不如学我们身边的同学呢！’这下可捅了大漏子！有同学汇报给班主任，班主任一堂课没有讲课，让我站起来，说：‘你别那么狂，别以为你做过那件好事就不得了！连张海迪也看不起了！’整整罚了我一节课的站，挨了一节课的训。

“我感到委屈，甚至屈辱，可一句话也没有反驳。因为我觉得老师不了解我，和她解释没有用。

“有一回，我把团徽放在铅笔盒里，被一个小同学拿去玩了，正好让班主任撞上。她又在班里点名批评我，还给我扣帽子，说我入团后就不再珍惜团员的荣誉，不再严格要求自己了，还命令我从此停止戴团徽。

“这两场暴风骤雨，把我击倒了，我感到受的伤害极大，整整一个月，看不进书去，抬不起头来，我觉得老师太不公平，但我又不愿向任何人诉说心中的苦闷，尽管不少同学暗中同情我，我精神压力依然很大，情绪极坏，心想这辈子完了。要不是初三玩命念书，我真可能走下坡路了。”

陈星的大起大落，真让人担心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，我听来仍觉有些后怕。当初陈星如果有一念之差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单纯、幼稚，一片童心，该把他们看作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偏偏把他们当成年人要求，当成大人整治。他们又总在思考，有思想，有自己的是非观念，价值标准，我们却偏偏对这些不予承认，把他们看成屁事不懂的孩子。成都武侯祠有幅对联，下联说：“不审势、即宽严皆误，后人治蜀要三思。”为师治学者，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呢？

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振作起来的呢？”我忍不住向陈星提了一个问题。

“也说不清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一种力量。初二的暑假，小学的几个朋友相约，到香山爬鬼见愁。五六个人中有两个女生，是初次见面，她俩是小学朋友的中学同学。其中一个女孩子叫小雪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。这女孩长得并不漂亮，看起来象棵瘦弱的小草，却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——倔强，富于生命力。爬鬼见愁的时候，另一个女生半路上把书包扔给我们男孩子了，而小雪依然背着大书包，脚步有力，和我们同步攀登。我心里想，嘿，还可以，就觉着自己身上也充满了力量。她老看着我，她那双眼睛好象老跳动着希望的火苗。这眼神使我的心为之一震，象是在黑暗中看到了灯塔。顿时，我觉得眼前亮了，苦闷和压力也都忘了。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她，但她那眼神却使我一辈子忘不了。”

梦扬和陈星的回顾使我陷入沉思。

小时候，老师的形象就是一个权威，孩子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，大气也不敢出，但是，现在你面对的是长大了的孩子，是八十年代的中学生，他们学会了用眼睛观察，用心灵去体验，用头脑去思索，去判断。你这个老师是不是称职，你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，对学生有没有爱心，教书对你还是事业还是兴趣，是义务抑或是为一个铁饭碗，学生自有公论。

有一位老师和梦扬谈过话后，感叹地说：“现在的学生在跑！”是的，中学生有血有肉的生命，他们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，有自己的价值观，追求独立的人格，需要人尊重，需要人理解。面对正在跑的中学生，我们的老师，应该怎样迎接这挑战呢？

二、她为什么要辞职？

我听人介绍过珊珊，说她是个单纯而热情的孩子，在班里当团支部的宣传委员，学校团委布置的任务，她都认真地完成。让她办黑板报，她一个人吭哧吭哧，又写又画。让她写总结，修改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。在老师的眼中，她一向是柔顺的、驯服的。

还听人说，珊珊有惊人的演讲才能，在学校的讲演比赛中她拿了块“金牌”，在全市的演讲比赛中，她曾获得二等奖。有人说，除了口齿伶俐，珊珊的风度好，就象体操比赛中运动员身材好一样，首先拿了“印象分”。

我见过珊珊。她在班里《两代人的理解》的主题班会上当主持人，确实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。小巧玲珑，圆圆的脸，各部分都长得很精致，眉毛弯弯的，薄薄的嘴唇，嘴角微微向上翘着，似乎总是向你微笑，嗓音甜润。

就是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，在主题班会后，突然提出要辞去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工作。究竟是为为什么呢？

找到团支部书记温华，这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出言不凡：

“以前的中学生天真烂漫，现在的中学生变得沉默寡言。父母和老师感到困惑：他们是否失去了理想？”

“以前的中学生听了一个报告就会热泪盈眶，现在的中学生可不好糊弄，他们对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。”

“也许是正处在青春期，不能正确地估价自己，也不能正确地评价别人，反正，中学生自尊心很强，他们想在社会上占一席之地，又没有人承认他们，他们认为自己是大人了，可老师和父母总把他们看成是孩子。他们得不到理解，于是

很孤独。

“前些日子，学校请了一个离休老干部来给我们讲革命传统。你猜他怎么说：‘我看你们哪，都穿皮鞋，泡沫塑料凉鞋，我们过去可没穿过。’他故意拉长声，惹得全场哄堂大笑。用五十年代的方法来教育八十年代的中学生，看来不灵了。”

“我们一笑，这老干部马上沉下脸：‘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烈士的家属也在座，她会怎么想？’中学生沉默了，我们完全没有嘲笑烈士的想法。然后，那老干部把手一挥，再拍在胸口上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‘即使我们为革命牺牲了，也在所不惜！惜，就是可惜的惜。’”

“从礼堂出来，学生们都学那老干部的腔调和手势。有人说，他太小瞧我们啦！有人说，他是来教导我们的。中学生最反感的就是这一点。他们喜欢把自己当作朋友的人。”

“中学生很想发展自己的个性，表现自己的个性，不喜欢在套子里生活，对一切形式主义都反感。珊珊就是这样的人。她辞职是因为她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。不过，详细的，你最好找她本人谈谈。”

我找到了珊珊。她把深藏在心中的想法都讲出来了，纯真，坦白，同时也有些偏激。

“我喜欢真诚待人。我参加全市演讲比赛的题目就是：《真诚的呼唤》。讲稿丢了，有这么几句话我还记得：‘真诚，需要理解，需要接近。主动地把自己的手伸给别人。让我们呼唤太阳，让我们自己也做个太阳吧！’台下很静，我看见有人流泪了。”

“我追求真实。同学之间我喜欢坦诚相待，哪怕你骂我，嘲笑我也好，都是真的。如果你虚伪地恭维我，那么我

们虽然坐得挺近，心却离得很远。我要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全暴露出来，社会不容我。我想给自己找一个世界，自己寻欢乐。交朋友不在多，要的是真正的朋友。我小学的一个女朋友，我们无话不谈，有心事找她发泄一通，心里就痛快些。

“去年报纸上号召中学生要三自：自强，自立，自理。我们多兴奋哪！办起了一个小经理部，我当副经理，下学后出去卖报纸，那一阵子真的在我们心中燃起了希望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。后来又在演讲活动中表现出才干，社会承认了我，我感到一种满足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活动又收了，我们走向社会那种欣喜的心情消失了。我特别伤心，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，受到了伤害。现在如果再号召什么‘三自’，我想，我们再也不会激起那种热情了。

“我为什么要辞去团支部宣传委员，因为我感到不自由，穷于应付。让学生当干部不是给你锻炼的机会，而是利用你，搞一些活动，往学校脸上贴金。老师也有苦衷，领导逼他干，他就来逼学生。团市委层层布置要搞成才杯活动，学校里让我们一遍一遍画学校设计的图纸，还不是为了在上面评出个奖来，抱回个大奖杯，挺耀眼，说明你们学校不是白吃饭的。就说搞主题班会吧，把家长也请来了，如果真能达到两代人的沟通，是件好事，你看家长个个激动得坐不住了，想发言，可是班会突然宣布结束。为什么？超过四十五分钟要扣分，连班会也纳入评奖的轨道，你没看见，后面坐着教育局的，还有校长、教导主任吗？学校想搞一个好班会，在区里拿个名次，本来把我借到另一个班的班会上演讲，我又不是那个班的学生，这不是骗人吗？我受不了。

“因为我是团干部，我不能甩手不干。所以我决心辞职。不然，上面管我，我不自由。我管别人，别人也不自

由。浪费精力，浪费生命，何必呢！有时候星期六下午组织团员活动，内容贫乏，意思不大，同学们不感兴趣，纯属浪费时间。我若说今天下午没活动了，同学们就会高兴地跳起来，对我说：‘你真伟大！’如果有活动，我明知是意思不大的活动，自己心里也不想参加，可还得动员别人参加。可以说，开展各种活动百分之九十九是为了向学校交差，学校也是为了向区里汇报，区里呢，可能是为了向市里做个交待，你说这团的官儿，当得有多没劲儿！”

珊珊讲话极快，思想跳跃。

“中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发挥，有时我感到特别寂寞，好象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在心理上占有优势，可当我的想法在现实中碰壁的时候，我变得很脆弱，爸爸说我是‘钢针’型的，我也许只能当一个强者中的弱者。我甚至想将来考图书馆系，天天和书打交道，做学问，躲开人世间的纷争。爸爸却说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，就会有矛盾，应该学会处理人与人的矛盾。我过了十七岁的生日，就感觉自己老了似的，缺乏一种生气。但愿到四十岁，别象五十岁那么老。”

“老师理解你么？”

“不，相反地我却尽量地去理解老师的处境。”

珊珊讲起她的老师。

“上高一的时候，一个化学老师，身子瘦弱，头发焦黄，走起路来象要被风吹倒了似的。去办公室，总看见他坐在那里闭目养神，上课也打不起精神，总是绷着脸，端着架子。我猜想，他准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。有一回，我去他家，印象完全变了，窗台上养着各种各样的花，美极了，房间里有几面大镜子，显得亮堂堂的，他的态度极为平等，口气也很温和，也许，他在学校里端架子也是被迫的，他以为那样学